北京青年报 BEIJING YOUTH DAILY

百变大咖七年后返场:“是我的笑点变高了吗?”

◎郑捕头

时隔七年之后,湖南卫视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百变大咖秀》回归。这个由明星模仿明星的节目,2012年暑假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连续播出五季之后于2014年停播。

《百变大咖秀》第六季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都一边回忆当年贾玲、大张伟等的经典模仿形象,一边感叹“爷青回”,网络上前五季的节目视频又多出很多弹幕,标明自己当年看节目的时间,感叹时光匆匆,期待新节目亮相。

就在1月29日晚上,新一季《百变大咖秀》高调推出,“回忆杀”加新表演,倒也显得热热闹闹。但是,嘉宾还是那些嘉宾,也都卖力表演,可为什么不像当年那么好笑了?

“百变五侠”暗淡 “浪姐”反串F4惊喜

杨迪、刘维模仿蔡徐坤,魏大勋模仿王力宏,都只能算中规中矩,即便是“百变五侠”整齐亮相,又仿学《歌手》竞演场面,又上演“易中天”对阵“纪连海”,也都没能给出太多惊喜。综艺节目第一期往往需要先声夺人,这一季《百变大咖秀》显然没有做到。

“百变五侠”贾玲、白凯南、大张伟、沈凌和瞿颖,曾经是《百变大咖秀》的招牌组合,一句口号“闲着没事干吗?支持百变五侠”观众曾经耳熟能详。当年他们模仿刘欢、阿宝、王菲、龚琳娜、付笛声等明星,让人喷饭。

而这一次贾玲模仿“结石姐”,白凯南、大张伟继续“百变讲坛”,沈凌模仿毛不易,瞿颖模仿李玟,也都只能算完成任务,不管外形还是表演都无法像过去那样让人笑个痛快。有网友发出这样的弹幕:“是我的笑点变高了吗?”

全场引发笑声最多也最受肯定的部分,反倒是新晋嘉宾的表现,来自《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中的四位“姐姐”,李斯丹妮、王智、孟佳和沈梦辰。

她们模仿的是曾经的偶像天团F4,先表演《流星花园》的“新编剧情”,而后又合唱那首曾倾倒众生的《流星雨》。四个人无论外形还是动作,都像是原来F4的“高仿”,尤其四人中人气偏低的王智,模仿朱孝天从脸型到表情,从台词到动作,给出最大惊喜。

按理说在这样的舞台上,客场作战的“浪姐”们不比“百变五侠”更具优势,为什么却赢得高度认可,成为当场“模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造型与本人反差足够强烈,这才是真正的“百变”。

观众此前看到的她们,是在热播节目中“乘风破浪”展示唱跳才艺,每个人都美美的,而到了这里画上胡子,贴上肚子,化身男子,与其他嘉宾相比,哪怕表演水平相当,她们也会是最受关注的。

相对于她们四个人的改变,其余表演者的变化都偏于保守,惊喜不足。贾玲模仿“结石姐”,除了发型和服装近似,其他方面几乎完全不像,全然没有了当年模仿阿宝等男明星的惊天效果。

沈凌模仿王菲是《百变大咖秀》的经典段落,而这次他模仿毛不易,除了发型和嘴型,也几乎找不到毛不易的影子。这也与当前的有关规定有关,综艺节目中只允许女扮男装,不允许男扮女装。对于擅长客串模仿女明星的嘉宾们来说,就失去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百变”缺席这几年 仿妆高手在民间

仿妆像和不像也是大问题。曾经的《百变大咖秀》能够那么吸引人,模仿者和被模仿者高度相似的化妆效果,绝对是独门武器。

当年《百变大咖秀》之前的模仿节目,多是素人模仿名人,出发点是他本身长得就像名人。《百变大咖秀》版权来自西班牙综艺,就是让明星来模仿明星,哪怕他本身长得并不像被模仿者,高超的化妆和造型也能平地起惊雷,让平时看上去毫不相像的两人合二为一,形似之上的夸张表演让观众大笑起来。

《百变大咖秀》早期兴起的时候,普通观众看到这种化妆手段都感到惊奇,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像又不像的错位感,让人捧腹。而这几年随着网络短视频的风行,仿妆高手纷纷出现,一些人对着镜头十几分钟就能把自己生生化成一位大家熟悉的明星,再加上典型动作和语言的仿学,同样能引发关注,不少个中高手都因此成为网红。

也就是说,在《百变大咖秀》缺位的这六七年里,化妆模仿明星尽管没有在综艺节目中上演,但大家在其他平台都见过很多。这样的桥段看得多了,再看《百变大咖秀》自然要提升要求,而仅从第六季第一期节目来看,节目组的仿妆水平无法让胃口吊高的观众满意。

“道歉屋”里浓浓的“求生欲”

除了化妆还有表演问题。大张伟和白凯南照例模仿易中天和纪连海,作为本季首期节目让观众怀怀旧,这没有问题,但他们亮相之后的大段表演过于喧闹,又唱又跳又吼又叫,与《百家讲坛》两位老师的身份已经完全不符。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百变大咖秀》的节目定位到底是模仿并致敬那些明星,还是单纯就是为恶搞他们?

最起码从过去几季的节目来看,致敬还是占一定比例的,既能让观众大笑,也保有对被模仿明星的尊重。如果只是为了搞笑,恐怕不管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会感觉不太舒服,尤其当被模仿者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娱乐明星,他们的娱乐“耐受度”可能本来就不那么高。

应该也是考虑到模仿有可能会对被模仿者产生困扰或者冒犯,因此《百变大咖秀》首次设置了“道歉屋”。所有嘉宾表演结束之后,都要集中来到这间屋子,对他们所模仿的明星一一“道歉”,说声对不起,表明自己并无冒犯的意思。

这一方面是台上演员唯恐表演失度得罪人,另一方面更是节目组的“求生欲”。设计这样的道歉环节,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些豁免权,使得被模仿的人提升一些娱乐精神,不要“上纲上线”。

“道歉屋”的设置也表明,如今这样的模仿类综艺已经不那么好做,至少比《百变大咖秀》前几季的时候更难,编导和演员们多多少少都被束缚住手脚,没有办法像当年那样火力全开。仅就不许“男扮女装”这件事来说,节目就少了一半的精彩。

时刻反思自己“该不该笑” “怀旧杀”有点累

另外还少了什么呢?谢娜。谢娜原本与何炅一起主持《百变大咖秀》,此次因为怀孕缺席,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少了太多欢乐。

谢娜属于在台上豁得出去的女主持人,具有极强的娱乐精神,前五季《百变大咖秀》中她模仿人物众多,蛇精、甄嬛、包公、蓝精灵、白娘子,几乎每次出现都让人笑喷。可以说,《快乐大本营》少了谢娜,都不如《百变大咖秀》少了谢娜事态严重。有人说,谢娜才是《百变大咖秀》的灵魂。这次,何炅身边站的是大张伟。尽管他模仿《无间道》的梁朝伟也比较到位,却不如何炅与谢娜组合舒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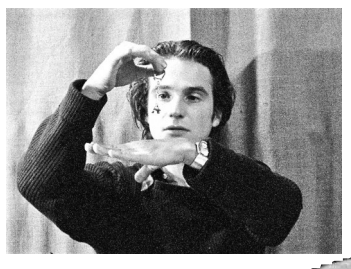
岁末年初这段时间,各种综艺节目在电视和网络平台扎堆,竞争极为激烈。就在《百变大咖秀》第六季首期亮相的当天,《王牌对王牌》第六季也同时推出,大有唱对台戏的意味。

对于观众来说,看本季的《百变大咖秀》更像是一种怀旧,当年让自己大笑的桥段如今基本看不到了;而《王牌对王牌》更符合当今年轻观众的口味,他们可以毫无精神负担地追看,嘉宾们的表现可笑就是可笑,观众不用时刻反思自己该笑还是不该笑。

图片来源/《百变大咖秀》官方微博

长达13小时的电影马拉松 是一场梦幻泡影

◎张阅



在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推出《出局:禁止接触》之前,有多少人对这部电影闻所未闻?甚至没听说过雅克·里维特呢?在法国新浪潮的五虎将中,戈达尔和特吕弗占据太多关注,压过了里维特和夏布洛尔的风头。然而,京沪两地文艺爱好者的观影趣味,让《出局:禁止接触》两天八集共十三小时的放映成为可能。

“不合时宜”的戏剧文学体验

这十三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或许不同。我在最后一部放映时,还在不停看表,希望主角托马斯(迈克尔·朗斯代尔饰)身后的夕阳不要落,希望故事能继续。这突破极限的马拉松体验,会留下些什么?我们跟随里维特沉浸于他故意制造的分不清排练、戏剧作品、真实生活的即兴感强烈的故事时空,慢慢陷入迷局。全片在里维特的掌控之下,不游离,无闲笔。

如他所释,片名“Out”是与“In”相对的“不合时宜”。谁不合时宜?是在1971年分别带领剧团排演埃斯库罗斯两部戏的托马斯和莉莉这对情感和艺术理念皆分道扬镳的昔日恋人?是后“五月风暴”时期当街瞎晃的青年科林、弗雷德里克、“蜜月”、雷诺?还是把巴尔扎克的中篇集《十三人故事》松散改编成电影,甚至模仿“人间喜剧”以关联人物写整个法国社会图景的里维特自己?

从第一部开始,里维特用大段即兴拍摄展示两个剧团的排练,观众就是从这些排练开始被催眠入局的。托马斯剧团以脱离原台词、剧情的实验探索《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莉莉剧团则尽量在《七将攻忒拜》里还原古希腊人。电影戏仿原剧里信使依次报七将的来历,一个个解锁、展示“十三人组织”的至少七大成员:托马斯——戏剧导演,莉莉——想成为导演的戏剧演员,露西——维护中上层阶级利益的律师,艾米莉(宝琳)——作为人妻和母亲的艾米莉和作为嬉皮店店主的宝琳,萨拉——写不出第二本书的女作家,埃蒂恩——被弗雷德里克盗走“十三人”信件的富商,沃洛克——公共知识分子。这七人与从未露面、似组织领袖的皮埃尔关系或近或远,成员还有莉莉的现男友乔治和艾米莉失踪半年的丈夫伊格尔。这个团体之外,是两个想入局却未能如愿的局外青年科林和弗雷德里克,另有误入歧途的雷诺。里维特用数字撩起观众参与数人头游戏的热情。

这俩剧团注定没法做出成品,尽管那些练习能激活演员的潜能,但它们更像演员工作坊的日常活动。尽管观众也可接受这些灵动的表演片段即作品雏形结构,但他们确实半途而废了。托马斯不能摆脱埃斯库罗斯,也似很多西方艺术家难以跳脱古典寓言的原型。里维特常以古典文学框架进行创作,紧盯巴尔扎克、狄德罗、艾米莉·布朗特等,但最终又都能爆发出挑战观众思维惯性的原创精神。

想破局的两个局外青年

科林由“新浪潮之子”让-皮埃尔·利奥德饰演,他在《四百击》里背对大海的定格大头照,预示那一代孩子在无爱家庭和虚伪学校(社会)遭受的毒打,必将激发人性解放甚至社会变革。到了《中国姑娘》,长大成人的他承接戈达尔参与左派革命的电影行动。饰演弗雷德里克的朱丽叶·贝尔托也是《中国姑娘》的主角。演员旧作的印记,影响着我们对《出局》的观感。我们会先入为主地关心他们在后革命时代的方向。我们会将科林扮聋哑人、以一封“短信”换钱的“乞讨”行为视为行为艺术,把他走路高诵巴尔扎克“十三人组织”宣言的癫狂视为青春革命的常态,欢乐地旁观他戏剧化表白宝琳的囧态。

这俩青年比俩剧团更早、更真实、更投入地把生活演成了戏剧。弗雷德里克的每次行骗都是一场短剧,似贩卖故事,这种戏剧化的生活是危险的,观众随她进入越来越疯狂的处境。她被类似“地狱天使”——臭名昭著的厌女暴力摩托党——成员的男人殴打,她最终死于一场她已自娱自乐排演过的荒诞悲剧。

弗雷德里克,名字中性,也希望自己具有男性力量,她有几分劫富以济,对更弱者报以仗义。她持盗信以假小子打扮勒索“十三人组织”成员,失去往常从男人那里骗钱的女性优势,气场上、技能上完全斗不过中产阶级妇女露西。她从急于知晓丈夫下落的艾米莉手里收钱时,没有自己或观众期待的狂喜,她更大的渴望是与团体相连。

她和公知沃洛克在咖啡馆聊哲学那场戏很像《赖活》里妓女娜娜和哲学家的交流,这也许是当时巴黎开放、流动的常态。弗雷德里克正是一思考即死亡的升级版娜娜,与她一见钟情的雷诺是迷失于求团渴望的青年。他本有一定可能在戏剧或其他领域有所建树,却盗走剧团的救命钱,为疑似反社会组织卖命,最终误杀爱人。

古代悲剧的重,中产阶级的轻

“十三人”有抱团需求吗?当然。托马斯掌控着剧团,但离不开女性温情,他与剧团成员贝雅特丽齐、好友萨拉三人缠缠绵绵、人戏不分的温存场景,暴露了他迷恋肌肤相亲的孩童脆弱。接受开放关系的贝雅特丽齐也不爱他,她和民族学者的精神恋爱,倒是更真实的关系,不是深刻的羁绊,她只是艺术家操控的木偶。也许学者这个外力使她清醒,想投入真实的行动和爱。托马斯则与前任莉莉在精神上更为亲密,她代表想跟男性一争高低的事业型女性,她的掌控欲在雷诺偶然控制剧团之后显现,这促发她放弃戏剧。

生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是里维特作品的一个母题。托马斯理解的普罗米修斯,是精神肉体皆痛苦、高高在上的倦怠者。厌倦,是现代人难熬的病,也是他的自我镜像。他用戏剧干预生活失败了,只能在创作时体验人类的感觉和情感。结尾他哄骗追随他的信徒,又惨遭他们的抛弃,对应普罗米修斯这个因盗给人类火种而受罚的孤独神。当托马斯只能歇斯底里地直面孤独,反而回到被科林寻找“十三人”的行为所唤醒的青春,和艺术家需要的本真状态。他寻找普罗米修斯,但希腊悲剧那荒诞的孤独、高贵的痛苦是凡人难以承受的。古代悲剧的重,反衬出这帮中产阶级的轻。

权谋、爱情、阶级

皮埃尔似中上层阶级的幽灵,他暗中培养大量信使,欲促成新的“十三人”,科林是信使,在《七将攻忒拜》里演信使的玛丽,恰好是将“十三人”信息传给科林的人。科林会一直迷恋那个跟嬉皮打发时间、不赚钱也不缺钱的神秘店主宝琳(艾米莉)吗?巴贝特·施罗德这位嬉皮电影的导演客串与宝琳讨论办杂志无果的众嬉皮之一,再一次,演员是符号。实际上,1971年,嬉皮也out。

皮埃尔的经济丑闻一旦要被艾米莉揭发,盟友马上集合起来规训背叛者。时机解救了艾米莉,她不用再面对中产阶级男女要不要跟穷文青谈真爱这个世纪难题,退回到感情破裂的夫妻关系。萨拉看着她纠结爱科林还是伊格尔,一个重复同样的问题,一个重复同样的回答。里维特再次施展催眠术,把观众逼进紧张、压抑的氛围,情感问题陡然升级为灵魂大事。艾米莉在对称布置的绿色房间看到她自己,这个房间或者萨拉,都可能是她混乱内心世界的超现实镜像,不一定存在。萨拉同科林的对谈同样超现实,她甚至说着倒放的句子。这两个段落的手法,有大卫·林奇这位后继者在《双峰》里发展,里维特在电影实验领域是先驱。

相较于行动中的青年,露西一针见血地指出枉做青年导师的盟友们“只会做梦,干不成任何事”。全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到玛丽,她还没放弃重振剧团。青年也许是里维特预设的希望,他们叙述爱情,语言充满神话感。中产却只有不清不楚的暧昧和难以做出的决定。科林最终回归所谓真实生活,变成真正装聋作哑的人。他没有疯,只是心碎了。

这十三小时对并非无产者的观众而言,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身心娱乐,时美时恶的梦。然后呢?我们准备好进入真实生活了吗?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陈凯一 美编/赵延 责校/罗晶 熊伟